

朱良燕◎著

红色小英雄智斗系列

少年版

超级大秘密



纪念伟大的红军长征胜利

80 周年

可歌可泣的革命事迹 机智勇敢的斗争精神

赴后继，薪火相传，让孩子们在身与心的洗礼中得到革命传
和爱国主义教育，做新长征路上的小英雄

江西人民出版社
Jiangxi People's Publishing House
全国百佳出版社

超级大秘密

红色小英雄智斗系列 少年版

朱良燕 著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超级大秘密 / 朱良燕著 . -- 南昌 : 江西人民出版社, 2016.3
(红色小英雄智斗系列)

ISBN 978-7-210-08275-0

I . ①超… II . ①朱… III . ①儿童故事 - 革命故事 - 中国 - 当代
IV . ① I28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6) 第 054559 号

超级大秘密

(红色小英雄智斗系列)

朱良燕 著

丛书策划 : 黄心刚 王一木 罗安瑜

责任编辑 : 张志刚 徐 曼

装帧设计 : 游 珑

出 版 : 江西人民出版社

发 行 : 各地新华书店

地 址 : 江西省南昌市三经路 47 号附 1 号 (邮编 : 330006)

编辑部电话 : 0791-86898873

发行部电话 : 0791-86898893

网 址 : www.jxpph.com

E-mail : zzg88@163.com web@jxpph.com

2016 年 3 月第 1 版 2016 年 3 月第 1 次印刷

开 本 : 787 毫米 × 1092 毫米 1/16

印 张 : 11

字 数 : 130 千字

ISBN 978-7-210-08275-0

赣版权登字 —01—2016—85

定 价 : 20.00 元

承印厂 : 江西千叶彩印有限公司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赣人版图书凡属印刷、装订错误, 请随时向承印厂调换

前言

向红色小英雄们学习、致敬！

——以此书纪念伟大的红军长征胜利 80 周年

红色小英雄的故事是从青少年这一独特的视角，结合现代青少年阅读的兴趣特点，讲述发生在土地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红军在苏维埃特区同当地的人民群众生死相依、艰苦奋斗的故事，通过对红军、特别是红色小英雄与敌人英勇机智地斗争的描写，来歌颂他们坚定的革命理想以及崇高的人格力量。

红色小英雄的故事，人物形象鲜明，故事情节生动，再现了当年苏区烽火岁月中红军的生存状态和他们可歌可泣的感人事迹。当时苏维埃政权刚刚建立，红色根据地尚不稳定，且遭遇敌人的多次围剿。除了战争，红军所面临的困境还有恶劣到极点的自然环境和匮乏的物资供应。红军之所以能在连基本的生存条件都不具备的情况下坚持行军和战斗，直至取得最后胜利，靠的就是坚定的革命信念。

受到这种革命信念的感染，我们设计了以温婉的笔调谱写扣

人心弦的故事来重现当年在苏区那段如歌的岁月，让青少年在畅享阅读的体验中感受那段非凡的苏区历史，从而受到潜移默化的革命传统和爱国主义教育，这是我们纪念红军长征胜利 80 周年的一个很好的形式。要提请读者注意的是，这些小英雄的故事并不是作者凭空编造而来，而是参考了一定的史实进行艺术化改造的结果，从这些感人的故事中，我们可以再一次重温红军长征这段伟大的历史，苏区革命时期涌现出来的小英雄，永远值得我们学习，值得我们铭记。

2016 年是伟大的工农红军长征胜利 80 周年，让我们怀着无比崇敬的心情，认真学习和继承伟大的长征精神，为全身心投入二十一世纪的新长征，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为国家的繁荣昌盛和人民的幸福生活而努力奋斗。



目 录

| | |
|-----------------|----|
| 1. 深夜惊魂 | 1 |
| 2. 治臭嘴 | 12 |
| 3. 不称职的岗哨 | 24 |
| 4. 偷牛眼 | 33 |
| 5. 小油头进村 | 40 |
| 6. 不踏实的财物 | 51 |
| 7. 小油头提亲 | 60 |
| 8. “恶狼”反扑 | 69 |
| 9. 荒坡上的古墓 | 79 |
| 10. 乡巴佬进城 | 91 |

| | |
|--------------------|-----|
| 11. 小荷出嫁了 | 104 |
| 12. “土鳖婆”的婚礼 | 114 |
| 13. 落汤鸡 | 125 |
| 14. 狂魔疯逼 | 133 |
| 15. 太太梦破灭 | 145 |
| 16. 煎熬 | 156 |
| 17. 血色回忆 | 164 |
| 18. 一江清水 | 167 |

I 深夜惊魂

1935年春节后的某一天。

夜深了，一轮明晃晃的银月高高地悬在光溜溜的天上，蓝幽幽的夜空显得深邃而空阔。贡江河在夜色中收敛了白天的澎湃气势，宛若一个情窦（dòu）初开的少女，温婉地依偎在会昌县白鹅乡梓坑村旁边。月光如水，轻柔地洒下来，照着泛着寒波的水面，就见雾气袅（niǎo）袅飘动。朦胧的水汽中，有个竹排顺流而下，站在竹排上的人竹篙轻点，漂流到村边码头时，慢慢地往岸边靠去。

三个黑影相续跳上码头，把竹排拴住了。之后，向村里悄悄地潜去。

“汪汪汪！”

一阵剧烈的犬吠声打破了山村的宁静。

呼噜贝正“呼噜呼噜”地漫游在美梦里，忽然听见“笃笃笃”的敲门声。一个翻身，跳下了床，来到小厅堂。

呼噜贝爸爸先一步起来了，他向呼噜贝比了个“不要出声”的手势，警惕地走到大门边，把一只眼睛贴到门缝前，往外看去。

门口站着三个人。

呼噜贝爸爸轻声问：“是谁？”

“赖主席，是我，我是晓晨！”

呼噜贝和爸爸都听出来了，这的确是李晓晨的声音。他是梓坑村人，参加红军两年多了，由于作战英勇，由副排长到排长再到连长，算得上梓坑村响当当的人物。

李晓晨随部队潜藏在梓坑村附近的深山老林里。呼噜贝爸爸从乡亲们那里筹集起来的支援红军的物资基本上是通过他转到深山里去的。

呼噜贝爸爸打开了大门。

春寒料峭，一股寒气随着李晓晨和另外两名红军叔叔的到来一起扑了进来。

呼噜贝和爸爸不禁打了一个寒战。

呼噜贝爸爸把门关上，低声问：“晓晨，这么晚了，你带着红军同志来村里，有什么急事吗？”

李晓晨拍打了一下身上的霜凌，又擦了擦快要被冻僵的手掌，吹了口热气，用低沉的声音说：“我们的游击队借着大山的险要地势，把国民党的中央军钳制了这么久。眼看我们的根据地越来越小，战士们伤亡惨重，而敌人的部队却有增无减。为了保存革命的有生力量，我们的留守部队很快也要转移了。首长决定把白鹅洗砂厂留下的仅剩的三船钨砂藏到你们这个村子里。这三船钨砂可是我们最后一点家底，千万不能出了什么差错啊。”

“人在，钨砂在！”呼噜贝爸爸一字一顿地说。

李晓晨伸出手，激动得和呼噜贝爸爸的手紧紧地握在一起。

呼噜贝爸爸很冷静，自言自语：“三船的钨砂啊，藏哪儿好呢？”

“要不，发动村里的群众吧。”李晓晨说。

呼噜贝爸爸没有说行，也没说不行，回房添了几件衣服，顺便

把心爱的水烟斗也拿了出来，从口袋里摸了一些烟丝，塞在烟斗里，划亮了一根火柴。

呼噜贝冻得浑身哆嗦，也回房添了几件衣服，出来时，呼噜贝爸爸嘴巴含着烟斗，“吧唧吧唧”地吸着闷烟。烟斗的火光随着呼吸在黑暗中一亮一灭，满屋子都弥漫着浓浓的烟味。

呼噜贝爸爸吸着吸着，突然猛地把烟斗从嘴里一拔，慎重地说：“红军同志，我看这事儿吧，还是知道的人越少越好。”

人多嘴杂。

李晓晨和一同来的红军叔叔点了点头。

呼噜贝爸爸说完那句话，又把烟斗塞进嘴里，“吧唧吧唧”地猛吸起来。

每当呼噜贝爸爸遇到困难时，他总是拿着烟斗一言不发地抽烟，他的思维随着缭绕的烟雾急速地转啊转啊，往往一斗烟抽完了，他的办法也就在脑子里酝酿成熟了。

呼噜贝的眼睛紧紧地盯着那一亮一灭的烟斗。

火光灭了，一斗烟化成了烟灰。呼噜贝爸爸还没有想出办法来，长长地叹了一声，把烟斗里的烟灰倒了，又从口袋里抓了一把烟丝出来，塞到烟斗里。

又一根火柴划亮之后，随着那一圈儿一圈儿袅袅升腾的烟雾，呼噜贝的心也一点儿一点儿地悬了起来。他知道，爸爸今天遇到棘手的大难题了。

就在又一斗烟化成烟灰的时候，厅堂侧边的房门“吱呀”一声开了，小荷拿着一盏油灯走了出来。

也许，小荷的行为打断了爸爸脑海里刚刚理出的一点头绪，只

见他脸露愠色，有些恼怒地责备：“小荷，你怎么起来了？”

小荷把灯火放在桌上，羞涩地说：“爸爸，红军同志大老远地赶来，这样黑咕隆咚的，站着怎么行呢。”

呼噜贝爸爸这才发现凳子就在一旁，大家都还站着，尴尬地说：“红军同志，看我这人，真是的……来来来，这里坐。”

红军知道呼噜贝爸爸被三船钨砂的事情难住了，脸上都挤了个善解人意的微笑，落座后，笑容一凝，又忧心忡忡地看着呼噜贝爸爸。

呼噜贝爸爸的眉头深锁，脸上的皱褶层层叠叠，好像要从那干涸的沟壑里拧出点水滴来了。

小荷倚在爸爸身旁，轻声问：“爸爸，把钨砂藏在牛栏里行吗？”

呼噜贝爸爸一听，眉头一舒，激动地说：“哟，这办法行！我怎么就没有想到呢？”

李晓晨看着小荷，笑了：“别看小荷姑娘柔柔顺顺的，其实她是个不显山不露水的女中豪杰呢。”

小荷听了李晓晨赞扬的话，羞得满脸通红，借给客人烧开水，躲进了厨房。

呼噜贝发现李晓晨叔叔每次来家里，姐姐动不动就会羞得满脸通红，他不明白姐姐为什么会这样。为了尽快给客人倒上一碗开水，以便暖暖身子，他也走进厨房里，帮着烧火。

开水烧好了，运钨砂的时间和办法也商议得差不多了。

小荷给大家倒上一碗开水。

蒸汽袅袅，滋滋有声，一碗开水喝下去，大家都感到浑身热乎乎的，个个容光焕发。

红军叔叔要告辞了。

李晓晨握着呼噜贝爸爸的手，情真意切地说：“赖主席，这事就全拜托您了。”

“人在，钨砂在！”呼噜贝爸爸还是那句话，每一个字都铿锵有力。

三名红军伸出手，和呼噜贝爸爸的手抱成了一个拳头，许久才松开来。

打开大门，月光下的村子，房屋、田野、穿过田野蜿蜒的小道、围绕在村边的大山以及村边的贡江河等，一切都和白天一样处处可辨，可一切又只露着一个模糊的轮廓，充满了某种难以言状的寂寞和神秘。

三名红军的背影渐行渐远，最后溶没在夜色之中。

一阵夜风呼啸而来，呼噜贝挨着爸爸，不禁打了一个寒战，忧虑地问：“爸爸，把钨砂藏在猪栏、牛栏里就真的没事了吗？”

“嘘——隔墙有耳！”呼噜贝爸爸赶忙把门关了上去。

隔壁邻居是三叔公家。

三叔公家一共有六口人，和呼噜贝家一样，都是穷苦的普通百姓。但他们家和自己家不一样的是，他们家有一个露馅的“水煮饺子”，原名叫水娇，因为喜欢扬别人的短处和揭人家的隐秘，就像露馅的饺子，很让人讨厌，大家索性就叫她水煮饺子了。

呼噜贝爸爸严肃地警告：“三船钨砂可是红军同志的家底，这事非同小可，今晚的事情，知道的人越少越好。呼噜贝、小荷，你们可要把自己的嘴巴给我闭紧了噢！”

进了小荷耳朵里的秘密，就像锁进了保险柜。呼噜贝爸爸这话

其实是对呼噜贝说的。

呼噜贝不以为然地说：“把东西藏在那种地方，臭烘烘的，谁会去那里看呢？”

“小心驶得万年船！”呼噜贝爸爸说完，打了一个哈欠，“时间不早了，明天还要干活呢，睡觉吧！”

呼噜贝爸爸回房去了。

水煮饺子虽然是个是非精，可这事不像东家长、里家短，放在嘴里能嚼得津津有味。还有一个不可忽略的事情，就是她特别爱干净，如果赤脚踩到了鸡屎什么的，会大惊小怪地哇哇叫着跳起。

所以，呼噜贝几乎可以排除水煮饺子跑到猪栏、牛栏去揭秘的可能。除了她，他想不明白谁会去猪栏、牛栏这种臭烘烘的地方，他也想不明白，梓坑村的乡亲们都是穷人，红军和穷人是自己人，有谁会把这个秘密泄露出去呢？他还想追进爸爸的房间里去问个明白。

小荷柔柔地把呼噜贝叫住了：“弟弟，爸爸白天累了一天，明天还得起来挑牛栏粪呢。这么晚了，快去睡吧。”

呼噜贝无法拒绝小荷这种温柔的口气，干咽了几下口水，只好走进房间里。

被窝里还有一些余温，呼噜贝钻进被窝，暖暖的，依然想着谁可能会去猪栏、牛栏这种臭烘烘的地方，村子里谁可能会把这个大秘密泄露出去。

梓坑村不大，只有几百口人。这个见面是哥哥、姐姐、叔叔、伯伯、婶婶、伯母，那个见面是公公、婆婆，叫得分外亲热，谁是可能会泄密的人呢？

村里人的脸一张接一张地在呼噜贝的脑海里浮现，想得头都大了，还是没有发现哪一张脸面表现出了不可信的样子。一阵倦意袭来，他脑海里的画面开始混浊了，呼噜呼噜的，好像来到了自家的牛栏门口，要放牛出去吃草。突然，身后有个东西挤了过来，走进了牛栏里。

哇！好大的一只屎壳郎啊！

这只屎壳郎有点像千年海龟，可它不是海龟，它就是一只屎壳郎。屎壳郎一进到牛栏里，就划动着粗大的长腿，把一团一团的臭烘烘的牛粪卷起来，滚成一个圆球。那圆球像极了在雪地上滚的雪球，越滚越大，滚呀滚呀，把牛栏里的牛粪全部都卷起来了，露出了一层杂草。

呼噜贝慌了，指着屎壳郎焦急地喊：“喂，别滚了！”

可是，屎壳郎没有理睬呼噜贝，依然我行我素地滚呀滚呀。那个巨大的牛粪团就像一个巨大的车轮，滚到哪里，哪里的杂草便碾成了粉末。那些碾碎的粉末眨眼间又变成了黑乎乎的牛粪。藏在杂草下的钨砂露了出来。

这可是红军叔叔留在中央苏区的最后一点家底啊！

“屎壳郎，你个混蛋！”呼噜贝拖了一根棍棒，想把这只可恶的大屎壳郎砸个稀巴烂。

屎壳郎把牛栏里的牛粪和杂草全部卷光了，像个耍杂耍的演员般，趴在巨大的牛粪团上，把这个牛粪团拔弄得就像一个大皮球，骨碌碌地飞转起来，直往门口冲来。

窄小的门被挤破了，牛粪团“呼啦啦”地冲了出来。

呼噜贝躲闪不及，巨大的牛粪团从身上碾了过去。

屎壳郎回头看见被压得如同一张薄纸，软蔫（niān）蔫地趴在地上呼噜贝，乐不可支地单腿独立在牛粪团上，把巨大的身子竖直起来，牛粪在转，身子也在转，一边转一边喊唱：

“呼噜贝，命真苦，

好好的身子碾成了一坨屎，

黏在地上眼鼓鼓。

如果你叫我一声爷爷。

我二话不说，

一定给你修补修补！”

呼噜贝一听，气坏了。

嘿，这一气，倒把蔫蔫的身子气得鼓胀起来了！

屎壳郎看见了，吓得落荒而逃。

呼噜贝捡起大木棍，拔腿就追，一边追一边喊：“你个吃屎的臭东西，哪里逃！”

屎壳郎几条腿拼命地拨动足下那个大牛粪团。

牛粪团飞转起来，载着屎壳郎，飞快地滚过田野，又向山坡滚去。

村里的伙伴们看见了，嘻嘻哈哈地追了过来。

“快追呀！”

“挡住它！”

屎壳郎足下的牛粪团压到哪里，哪里的花草树木就被碾成粉末，那些粉末转眼间又变成了牛粪，沾了上去。

牛粪团像滚雪球一般越滚越大，屎壳郎感到越来越吃力。

孩子们拖棍棒的拖棍棒，拿石头的拿石头，大家喊叫着，拼命地向屎壳郎追去。

孩子们和屎壳郎的距离越来越近。

屎壳郎吃力地拨动着巨大的牛粪团，慢慢地向一个芳草萋萋的微微隆起的坡头滚去。

眼看就要截住屎壳郎了，呼噜贝好像一个指挥千军万马的主帅，激动地喊：“伙伴们，冲啊！”

伙伴们喊叫着，就要向屎壳郎冲去，突然，那个微微隆起的荒坡塌了下去，牛粪团和屎壳郎就像一块砸入湖里的石头，没了。

孩子们收势不住，也跟着纷纷掉了进去。

里面黑咕隆咚的，孩子们吓得哇哇大哭起来。

突然，黑暗中，一缕蓝莹莹的亮光一闪一闪的。

呼噜贝指着亮光激动地喊：“伙伴们，别哭了，看，那是什么？”

看见了亮光，孩子们停止了哭泣。

这是一个幽深的黑洞，洞里阴风四起，在那缕蓝莹莹的亮光照耀下，显得更加阴森恐怖。

孩子们相互挨挤着，慢慢地向那缕亮光走去。

走近了，原来是一堆森森白骨！

火光是从那堆白骨上发出来的，当地人把这种火叫作鬼火。

李晓晨叔叔读过几年书，他知道的事情可多了。呼噜贝曾经问过他，鬼火是不是真的有鬼在点灯火。李晓晨叔叔说，鬼火是一种自然现象，人死了，肌肉烂掉了，剩下一副骨架，那些骨头上有磷，磷的燃点很低，风儿吹过，产生轻轻的摩擦，就会使它着火。

也就是说，如果这不是鬼火，那一定是人死了，皮肉烂尽之后的一堆枯骨。

有枯骨的黑洞是什么地方？

古墓！

呼噜贝听村里的老人讲过盗墓贼的故事。

故事里的盗墓贼因为贪财，钻进了一座古墓里。没有找到金银财宝，反而被一具千年不腐的僵尸吸走了自己的气血。

那个盗墓贼死了，而那具千年僵尸却复活了。

复活的僵尸因为吸了盗墓贼的气血才得以重生，所以他既有千年以前的知识，又有盗墓贼的记忆，成了个博古通今的魔鬼。

然而，复活的僵尸的身体毕竟是千年以前的身体，每天都要靠活血来滋养。于是，他把盗墓贼的家人和亲人全吸死了。之后，每到深夜他就会用盗墓贼盗墓的技能来挖掘别人的房子，溜进去，趁人熟睡的时候，吸别人的血。

恐怖的吸血鬼就这样诞生了，搞得方圆几百里人心惶惶。

直到有一天，一个老和尚化缘到那里，才把那具僵尸一剑斩断，变成了一堆枯骨。

呼噜贝听了那个盗墓贼的故事，感觉故事里的人和事都是真的，接连几天不敢一个人独睡。

呼噜贝爸爸弄清了是怎么回事时，笑了，他说他小时候也听过这样的故事，也相信故事里的人和事都是真的。但长大了，他就不再相信了。这故事是假的，它告诫人们一个道理：饿死也不能做盗墓贼。因为盗墓不仅是一件很缺德的事情，更可怕的是，坟墓里埋的不知道是一个怎么死的人。如果是因得了某种传染性的恶病而死，那种病毒埋在土里还存活者，那么盗墓的人不但自己会得病而死，还会连累自己的家人和亲戚，甚至危害乡里。

呼噜贝相信了爸爸的话，就不再害怕了。可现在，他和伙伴们